

曾文正公全集

【七】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雜著
三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李瀚章 編撰

李鴻章 校刊

中國書局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
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
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
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
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
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
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
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
少渝卒能萬眾一心削平逋寇

長小心始終

曾文正公全集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七】

曾文正公书札·三
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杂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 7 / (清) 李瀚章编撰; (清) 李鸿章校刊.
—北京: 中国书店, 2010. 12
ISBN 978 - 7 - 80663 - 498 - 1

I. ①曾… II. ①李…②李… III.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全集 IV. ①Z4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163 号

责任编辑: 辛 迪

策划编辑: 李孝国

曾文正公全集 (七)

(清) 李瀚章 编撰 (清) 李鸿章 校刊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30
字 数: 4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63 - 498 - 1
定 价: 798.00 元 (全十二册)

第七册总目录

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八（咸丰十一年十月至同治三年九月）	1
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九（同治三年九月至同治四年十二月）	39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三十（同治四年十二月至同治六年三月）	69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三十一（同治六年三月至同治七年正月）	109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三十二（同治七年正月至同治九年八月）	147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三十三（同治九年八月至同治十年十二月）	185
曾文正公文集	卷一（作于道光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六年）	223
曾文正公文集	卷二（作于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三年）	257
曾文正公文集	卷三（作于咸丰四年至同治五年）	291
曾文正公文集	卷四（作于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	333
曾文正公杂著	卷一	375
曾文正公杂著	卷二	399
曾文正公杂著	卷三	427
曾文正公杂著	卷四	453

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十八

目 录

复严渭春中丞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3
复袁午桥星使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4
复李黼堂方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4
复王霞轩太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5
复张仲远观察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5
复多礼堂将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6
复庞宝生阁学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6
复乔鹤侪都传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7
复薛觐堂中丞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8
复汪梅村孝廉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9
复袁漕帅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	9
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一日	10
复多礼堂将军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11
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11
复毛寄云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	12
复王霞轩太守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	13
复彭俚生孝廉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13
复蔡少彭观察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14
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14
复史士良观察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15
复张仲远观察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15

复恭亲王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16
复杨厚庵军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17
复彭雪琴少司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18
复李良臣军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18
复郑松峰中丞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19
复杨厚庵军门同治元年八月三十日	19
复劳辛阶制军同治元年九月十三日	21
复杨厚庵军门同治元年十月初三日	22
复恭亲王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	22
复倭中堂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九日	23
致唐桂生镇军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4
复李松崖军门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	25
复李黼堂方伯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26
复孙小山方伯同治二年三月初五日	27
致黄莘农中丞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	27
复杨厚庵军门同治二年六月初十日	28
复倭中堂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29
复史士良观察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30
复孙小山方伯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31
复吴竹如侍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32
复倭中堂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33
复吴竹如侍郎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34
复富治安将军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	35
复李松崖军门同治三年四月初七日	35
复沈幼丹中丞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36
复乔鹤侪中丞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36
复丁果臣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	37
复鲍春霆军门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	37
复邓筱耘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8
复吴仲山漕帅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	38

复严渭春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军务旁午，未得时通笺候。昨辱翰教，约以共讨苗逆，并审剿擒大捷。豫省兵事废弛久矣，阁下莅任伊始，创立骁果营，拔将才于下僚，练生兵为劲旅。期年之内，壁垒一新，遂使凶逆歼除，威棱丕著。慕容出奇于东涧；韦睿决胜于钟离。以古方今，亦何多让！东省窜匪迭经败衄，僧郢乘胜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扑灭，齐、豫皆可肃清。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书，曷胜庆幸！

苗逆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貽养痍之患；继则屡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见之明；逮苗逆围寿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引决殉难，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告，自当静候批谕。豺狼之性断难驯扰，勉强羁縻，为患更大。倘竟用抚议，则将来之变且不可问。目下庐郡未复，多都护难以越剿寿春；李希帅新受抚鄂之命，亦难遽来皖境；彭雪帅新擢皖抚，所部但有水军，别无陆师；九舍第一军分守安庆、庐江、无为、枞阳、运漕、东关六处，只堪自固，无力进剿。且当置苗逆于度外，俟庐州克复，李帅所部全驻六安一带，然后敝处亦拨一旅，会合雄师同讨苗逆。届时再行会奏。此际且姑与之虚而委蛇，与之为无町畦。拙见如此，不审卓裁以谓何如？舍弟回湘募勇，期于年底到营，俟以新兵换出防兵，再筹进取方略。

浙事日棘，萧山、绍兴俱已失陷。纵宁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幸完，而宁饷为绍、萧之贼所隔，衢兵为严、兰之贼所隔，省垣诚有坐困之势。杭倘不保，湖州、上海恐为其续，东南海滨逆氛连为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

胡润帅竟尔不起，尤深浩叹！忧国之诚，好贤之笃，驭吏之严，治军之整，不特当世所罕见，即古人亦岂可多得？昨具一疏，略陈荏绩咨达冰案，想

阁下亦同深感怆也。

复袁午桥星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来示欲催李希帅速赴新任，共图苗逆，犹是两月以前情形。自胡帅沦逝，李公改署鄂抚，而事局一变；自苗逆攻陷寿州，而事局又一变。弟与官、李诸公前此两奉寄谕令解寿围，即定援寿之议。李希帅派拨马、步二十三营陆续驰赴六安，而寿州早已沦陷，致敝军与尊处又有不能合并之势，可叹！可恨！

苗逆之变，翁中丞往年屡疏保其忠良，以养痍而貽患；今春屡疏表其必叛，请声罪而致讨；迨寿州被围六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批折未回，自当静候谕旨，然以理以势，恐未可再事羁縻也。

此间克复安庆后，本可长驱东下，奈地广兵单，不敷分布。九舍弟所部万人，分守安庆、庐江、无为、枞阳、运漕、东关六处，只堪自固，难资进取。鲍军门进攻宁国，冀分浙江贼势。多都护扼守桐、舒城，为鄂北之屏蔽。彭雪帅向统水师，并无陆军，虽擢授皖抚，而不能办陆路之贼。欲与鄂师共拨一军先赴北路，与尊处及豫省为四面兜剿之势，目下尚有不逮。奈何！

承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窜江西，凡陷两府十余州县。当派鲍军门赴援，所失地方陆续克复，而鄂省亦于九、十月同时肃清。现在左寺堂全军驻守广信，内顾江西，外援浙江。闻绍兴、萧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吴中只上海弹丸之地，远隔千里，无从兼顾。倘有疏失，东南海滨逆氛连为一片，更不知如何收拾也。

复李黼堂方伯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八日接十二来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项另具公牍奉达。彼时因左帅一函慨然应允，遂忘漕项之上为禁脔，下为私囊，疏阔殊甚。粮台保单即当酌核汇奏。

左帅奉命办理浙江军务，提镇以下均归调遣，自不能不投袂遄征。弟已再三函恳，请其步步顾定江西。惟只此兵力，援浙顾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弟亦奉命兼辖浙江。位太高，权太重，虚誉太隆，才略太短，恐遂陨越，以蹈大戾，即日具疏力辞，浙江军务专归左帅督办。渠本有长驾远驭之才，无

须敝处更着蛇足也。昨闻杭围已解，宁波无恙。忠、侍各逆久顿坚城之下，谅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复王霞轩太守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接前月十七手书，一切均悉。漕务大有起色，深以为慰。比来细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摊、交代二者为最。一次署任，终身受累，虽罢官亦无回籍之期，虽子孙亦有追赔之苦。鄙人欲奏请道、咸年间历任交代一概免算，从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过三个月，扫除旧迹，咸与维新；道、咸间摊款一概豁免，同治初元以后，永禁流摊。俾牧令旷然无累，庶几争自濯磨，蒸蒸日上。拟请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禁摊之严旨，一一核定，再行入告。阁下领袖列郡，请查明交代任数最多者若干，摊款为数最巨者若干。便中示及，以凭核夺。总使牧令无不洁之身，而后有为善之乐。

鲍春霆进兵池州，闻青阳之贼弃城遁去，不知确否。严州踞匪分窜徽、歙南界，张樾园派队迎剿，曾获胜仗。恐其纠合大股乘间上犯，已饬徽营严密防守，并函商左帅相度婺、景情形，妥为布置，以固江右门户。左帅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师以扼衢、常，留大队以守广、玉，所见极当。然左帅新奉督办浙江军务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辖。朝廷方以浙事为重，实属进退两难。

复张仲远观察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仲冬二十七日接读惠书，并示复宝生阁学一缄，名言快论，深以为佩。

宝生清德谦抑，不欲发宏远之论，以渝其温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强。近奉寄谕，知宋雪帆侍郎已将此议入告。其说养兵十三万，以七万人备防剿之用，以六万人为东征之师。鄙意目下五省见兵二十余万，若骤减十万，则各帅未必允从。无论四川相距太远，不能强骆帅以二万之限，即湖南、江西虽幸安谧，亦不能令其大减防兵，致貽后悔。四方多故，群盗如毛，伺隙即入，逐处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减防兵，犹官帅之不能令湖南裁减防兵也。以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蒙窃有所未喻。

近珂乡有钱农部、厉委员来此乞师，情词恳切，无异秦廷之哭。此间无兵可分，许以明年另筹一旅驰赴沪滨。左季帅奉旨办理浙江军务，弟亦承命兼辖，虽具疏力辞，要不能置浙事于不问。增此二端，则东征之师亦决非六万所

能了。闻宁波亦于冬月八日沦陷，不识武林能否坚守待援。东南大局，百孔千疮，思之忧悸！尊处旧案既经奏雪，光复在迩，良用欣慰。

复多礼堂将军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接二十八日一书，所称庐属被扰情形，深堪悯恻。抚恤招徕，诚非贤守不办。沈丞在潜山任内尚为勤慎，然新经希帅檄撤，敝处待之不宜过优，恐与希意矛盾。且贾中丞已委范守来庐，日内想必进谒台端。尚乞留心察看，如极不得力，再行拣员接署。

闻阁下操练马步队伍，整齐异常，收队尤无懈可击。弟欲派一二人前往尊处学习，祈即一一教告，感荷无既。

复庞宝生阁学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小春望日钱农部至，奉到惠书，并读大疏。规划精详，情词剴切。农部复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请，一拯吴会之危。闻命之余，曷胜愧悚！

猥以轻材，谬膺重寄。自接两江之任，即思亲提一旅驰赴三吴。维时部下不满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驻扎祁门，征兵调将，阅数月而各军稍集。乃鲍镇甫出石、太而宁郡不守；李道才接徽防而歙、休遽陷。忠、侍、辅三伪王，刘、黄、赖、古各悍党，环绕徽境，不下二十余万，破我岭防，断我饷道，又分数股绕窜江西，使我腹背受敌。几于无日不战，无路不梗。迨祁防稍定，徽郡收复，入秋以后事机渐顺。安、池各属以次攻克，敝军始有出险之机，下游弥切来苏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时已阅一年数月矣。当时定议急图安庆，以盪金陵之脑；进兵宁国，以附升、润之背。意谓安庆纵难速下，宁国之师当可于上年先抵苏境。不料波折如此之多，迁延如此之久，至今无余一兵一将达于苏境。上无以慰九重宵旰之忧，下无以答三吴云霓之望。此则寸心愧疚，终宵负疚，而莫能释者也。

安庆一军自克城以后，拨守各防，已分六处，更无余力可以进剿。因令九舍弟驰回湘中，添募精锐，将以新兵替防各处，换出旧兵驰剿下游。曾经函商薛帅，拟以一旅先赴镇江、上海等处。职分所在，即无台命，亦何敢视同秦、越？重以垂谕谆谆，又筹巨款一万与沪城协饷同时解到。高义隆情，敢不敬应？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到皖少迟，即令李少荃廉

访先挈万人前往，准于二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

上海僻在东隅，不足以资控扼。就江苏现存之地而论，惟镇江最据形胜：北可联络淮、扬，南可规复苏、常；内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里下河。敝处拨兵东行，当水陆布置，先据镇江，再分偏师以防上海。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上册，于用兵则为绝地。即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转徙，亦宜择淮、扬通海宽闲之处，进退绰绰，不宜丛集沪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扰。凡战争防守之地，宜有一种肃静之气，民情恒扰，亦足摇动军心。若无事时预为移民之策，则有事时断无掬指之争。区区愚虑。未审有当万一否？

复乔鹤侪都传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前此屡奉惠书，军务倥偬，未克随时具答。曾经两次寄复，道途多梗，亦不识能否递到。嘉平四日，汤委员来皖，接读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环章，年余始到，迟滞乃尔。

阁下总持鹺务，力求整顿，遇事咨諏，胥中肯綮，深以为佩。淮盐利弊，具如明论。此时江路未通，殊难着手，弟虽接盐政之篆，未能有所补救。水师护运之议，鄙人去岁曾谋及此，设立水师，首重护场，次兼护运。盖就场征课，本系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专防出场之偷漏，近来则并防入场而攘夺。大约兵力所到之处，乃为官法所行之处。若非有得力水师护守场灶，严查卡门，则攘夺之不禁，于偷漏乎何有？场之不保，又于运乎何有？来示称李某见盐即封，一人霸占，恐袁帅力不能制云云。若敝处不专筹护盐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能止也。拟于明春筹拨水师驰赴镇江一带，以防剿发匪之兵兼保护盐务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与尊处就近商办，于过坝及各小口，皆用炮船设卡稽查。凡盐斤出卡，皆须完厘，名为立卡抽厘，实即就场征课。灶丁之盐价不妨酌增，国家之官课亦须大加一税。之后，他处不应抽厘者则查禁之，亦须有护运之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见如此，未审卓裁以谓何如？

至洋船护运入楚，弟意总觉未妥，缘和约内本有不准洋商运盐一条。我既引虎入室，彼将垄断独登。获利甚微，为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载，江路通畅，事在意中，固无虑盐之终不能达汉岸也。

金运司设局以来，物议朋兴，都中弹章层见叠出。敝处于前月抄遵旨查办，亦未敢稍涉徇隐，计腊底正初扬州可奉谕旨。兹有公牍一件，密封附上，

望即妥为料理。阁下屡有来营相助之意，鸿才卓识，素所倾企。惟盐务难得替人，应俟会晤之日再行酌商。

奏事一节，俟奉到谕旨即可畅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关白。公家之利，可言即言，可行即行，勿过拘泥为幸。

轮船近颇通行，昨上海已解来协饷七万。尊处应解之款，可即付轮船批解。兵食正绌，得沾余润，不无裨益。

复薛觐堂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自夏秋以来，纷传沪饷充盈，俯拾即是，因为挹彼注兹之谋，爰有晋饥秦粃之请。直接到复书并吴方伯拆开各件，乃知告者过也。外间但知入项之多，不识出款之巨，支绌实情罕能道及。乃蒙飭厉委员解到沪饷六万，绅捐一万，杨委员又解三万，俾灼艾以分痛，遂嘘枯而回生。上游各军久不见此巨款，合营欢忭，同戴大德，感谢无似！

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为痛哭。弟前此奏请左军援浙，冬至前后叠次函催。正在筹议进兵，而皖南警报叠至。杨逆率淳、遂大股来扑徽州，三面围攻，休、祁大震。又函催左帅由徽州赴援，冀徽、严一路节节打通，以达杭省。何意力尽粮穷，名城一旦沦陷。浙江全省仅存湖州一府，孤悬贼中，岌岌莫保。东南大局尚复何言？王中丞大节凛然，可悯！可敬！其余殉难官绅，望尊处就近查明，开单示悉，以便会衔具奏。

沪上闻此大惊，益形吃重。苏省绅董，曾拟借助洋兵，亦属权宜之策，不识曾否办有头绪，尚望阁下从中主持，斟酌尽善。弟亦不以局外自处。前复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鉴，兹复备咨奉商。上海人民财产，固中外官民所当共争而共守之。惟发匪凶焰正炽，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沟高垒，加倍慎守，即西洋各国之兵亦须嘱其稳慎以图，不可轻敌。至要！至要！敝处东下之师，已函催舍弟招募成军，迅速来皖。倘二月间舍弟未到，则令李少荃廉访先率万人启行。惟须以大队扎镇江，以偏师防沪城。苏省现存郡县，惟镇江最据形胜；将来恢复苏、常，须以镇江为根本，实属不可不争之地也。愚见所及，亮邀鉴照。

滕副将嗣林赴湘募勇，头批四千业经下驶，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难资得力，已札钱户部、厉委员至汉口截留，未募者即行停止，已募者妥为遣散。路远不及奉商，伏乞原谅为幸。

撤团复奏，即由敝处主稿，敬会台銜。大抵团练用之于贼氛方盛之际，断难得力。须待贼气大衰，官兵将撤，然后办团以善其后。俟缮发后录稿咨阅。总理衙门信件，即当照行。

复汪梅村孝廉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弟前奉兼辖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权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谤，已恭疏辞谢矣。猥蒙见贺，悚惕曷任！

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董江都春秋断狱，胡文定经义治事，皆不尚词华。浅儒谓案牘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近人会稽章氏尝谓古无私门著述。《六经》皆官守之书，官先其职而后书，师弟子传之以为学业，论者题之。《左传》于“叔鱼鬻狱”、“仲几受牒”，《汉书》如杨惲戴长乐之说，薛宣申咸之争，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张江陵而王阳明也。即以张、王二公而论，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今足下拳拳于益阳胡公搜辑遗文，谊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著，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遗文，批牍自可貽则方来，何得摈之不登？若欲改选言为纪事，此法颇佳。然昔贤作表之义，在于省文辞而存事实；作谱之道，在于搜幽远而讨佚亡。顾、阎年谱之可贵者，亦以二先生事迹不显，赖旁搜遗集以证之耳。今胡公闻见既近，勋施烂然，几于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为年谱，求显反晦。细检档案，考核往还诸人笔札，排比成书，亦殊不易。闻贵同年朱君荣实熟于著书体例，或邀之入省，与阁下商榷编辑，刻日成书，亦不必过于矜慎也。

拙作豪无足观，亦无副本。《柏枧山房集》，俟有便人，当为寄呈。示及寄资一节，恐黄鹤之不返，拟白璧之原归，诚属耿介，然何必沾沾于此？程生亦断不肯约也。

浙江自金、严、宁、绍不守后，节节道梗。左帅援师甫行，杭垣遽陷，别由淳、遂内犯徽州。老湘营战守兼旬，叠获胜仗。现左帅亦派兵由婺源援徽，必须并力剿除此一股，以保皖而顾江，再图恢复吴、越。

复袁漕帅

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

嘉平十三日泐复一缄，交六安蒋道转付徐副将赍回，想登签室。顷奉腊八

后惠函，具仰筹笔之勤，兼荷宜春之字，抚躬多愧，雒诵增惭！即维瑞集柳营，禧延椒斚。庆销兵于首序，止戈而运转鸿调；膺锡福于初元，厘瓚而休扬虎拜。英晖引领，吉颂维殷。

弟谬典军符，频更岁籥。时艰孔亟，补救无方。前以雪帅未克北来，楚师遽难深入，略陈梗概，时皖南犹未甚吃紧。乃浙垣失守后，杨逆围攻徽郡，绝我饷道，老湘营暨朱、唐两军各战获胜，贼犹不退。直待三军会合，击破岩寺一股，运道始通。左帅前部又至江湾击败后路之贼，除夕、元日徽郡渐次解围。惟浙江之贼近五十万，既收宁、绍等郡数千万之财货，又收杭城各军三四万之降兵，今岁皖南、江西断无安枕之日。左寺堂新受抚浙之命，兵不满万，何能御此无数大股？弟自须以全力助之。助左非以图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诸军仅能援剿大江以南，万不能拨赴两淮。

至庐州进攻之事，全仗多帅。尊处如能分兵会剿，俟多军进逼城下，再行奉商。李希帅新回皖任，闻当先至安庆一行，乃于六安扎驻老营。多至庐，李至六，即与尊处成犄角之势矣。

来书不欲分楚师之功，盛德冲怀，固堪钦企。惟楚师向来无争竞习气，虽荷推让，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大乱，吾辈奉命讨贼，得寸则寸，岂宜因循姑待？以后北路如有可图，即祈相机剿办，不必过执谦抑也。

复沈幼丹中丞

同治元年三月初一日

遂安克复，左军已抵常山、璞石，机势颇顺。惟所部仅八千人，既须留防，又须进剿。顷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发来之信，另股贼由绩溪来围我遂安。据生擒贼供；将由婺源、白沙关等处窜江西之德兴，乐平。敝处已调张凯章全军防守婺源，扼住白沙关。除公牋咨达外，兹将左帅信及敝处复信抄呈台览。

皖、浙群盗如毛，自无不窜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东路亦别无防兵。蒋荔泉方伯以营中积欠未清，赴粤东求饷，一时不能赶到。衢防兵勇未甚得力，终觉可虑。刘养素一军驻防省河，是其专责。前经庆帅调之援浙，曾为奏留，此时接替无人，自难骤赴新任。俟奉到部文，当会台衔入告。

至目下洋务，只有力敦和好。我之兵力、财力以办发、捻二逆，已觉日不暇给，岂能更为远谋？芥舟在浔办理妥善，既据浔人环请，不宜过拂輿情。望

阁下即告芥舟勉为经理，公牍仍留尊处径行为妥。鄙人于洋务向未诸究，朝廷不以此相责，盖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军门所制火枪，或先购数杆一阅。其价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复多礼堂将军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弟频叨非分，骤窃参政，才不称位，实不副名，仰荷褒揄，只增惭悚。庐郡附城逆垒，经雄师铲削殆尽，河水亦将放干，甚以为慰。

仰攻一事，易伤精锐，尚祈再四斟酌。详阅伪文，狗酋情已穷迫，其图窜鄂疆，分我兵力，亦属意中之事。前此李希帅曾留湘勇三支，分守襄阳、德安、麻城等处，鄂防并不空虚。成、萧两军月初业抵距颍四十里之小游河等处，官帅又派周副将凤山由孝感进驻三河尖，为成、萧后路，贼欲绕豫犯鄂，亦甚不便。然既有此信，自当函致鄂中，早为筹备。

王镇招勇资斧原不甚丰，团其在马当有浙省应撤之勇，可以就近招集，故给银较少。昨前、左两营，已由马当招齐来皖点验矣。其右、后两营，赴黄州一带招募，如其缺少银两，王镇或可向鄂省稟请接济，弟当函商官帅，请其照拂。两营人数无多，王镇必不赴武昌以上也。

舍弟攻剿巢县一带，务求阁下随时指示机宜，俾有把握。闻金陵派大股援贼来救江北，或云伪侍王李世贤亲来，或云伪对王洪春元带来。大约庐、巢皆将吃紧，祈阁下妥为防范。

复李黼堂方伯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初二日接前月二十五来书，具悉一切。所应复者，条列于左：

——敝营军饷已承赶解五万，良深感赖。九舍弟与李少荃两军皆已敷衍启行。日来皖台窘迫如故。左帅处顷到沪饷二万，敝处即为截留，有公牍达尊处，请筹银汇解左军矣。嗣后敝处但以景镇、河口两卡协济左军，每月可得三万有奇，此外不谋另协。其江西遵旨协解之项，当由中丞与阁下筹款，多寡悉候卓裁。解饷之钟委员业已到营一见，官声素好，自宜设法保全。惟敝处现无差事可委，尚宜从容图之。

——建昌保案既经办定，未便更张。惟闻被控情节不甚确实，一俟查明，仍望给奖。该府去年防守之功甚伟，吾辈当格外青眼，以彰公道。

——九江绅士稟留芥舟，中丞曾以见商。洋人交涉事件，无不视为畏途。然輿望甚切，芥舟亦当曲从。昨已函请中丞径札赴浔，继而思之，渠已由雪琴处保以道员留皖，恐其不乐从事于浔，想到省时必与幼丹中丞鬯叙一切，当有定议矣。

——《委缺章程》自当分别轮、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杰俊之才，而轮委最足服大众之心。郑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内，闻以轮委较多，立获令誉；武昌克复后纯用酌委，沉滞者退有后言。国藩曾以轮三轮四酌劝胡宫保，未知果照行否。此次江省章程总须有轮委班，使中人以下皆可勉图上进。其轮、酌各分几成，请阁下稟商中丞核夺。

——各处捐输奖案，往往迁延日久，遂至失信。其有实据可凭者，自当汇报请奖。城工一案，国藩久抱歉忱，应请阁下速办。团练捐输，毫无实际，流弊滋多，概予停止，最为妥洽。

再，屡接左帅来信，绩溪之贼由歙南渡河，往图遂安。二十三、二十九日两获胜仗，遂安城外之贼已退。另股窜马金者，将由婺源、白沙关等处图窜德兴、乐平。敝处檄调张凯章驻休全军驰往婺源，扼住白沙关。凯章未接札以前，已派其弟带四千人扼堵马金矣。又，接建德县来禀，石、太之贼窜至祁门、历口、樺根岭一带，恐其窥伺景镇。敝处正以无队可拨为虑，旋据唐义训带兵由休宁雕剿，祁门贼已由赤岭退出矣。景镇、德兴两路暂可无事。

复毛寄云中丞

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

前月再奉双鱼，猥以忝窃参政，远蒙揄奖，惭悚无似！弟频膺非分，屡经沥情辞让，不图圣恩优渥，有加无已。才略之短绌如此，时事之艰危如彼，相知如阁下，当亦代为忧惧也。

嘱寄敝处疏稿，将交书局。窃念世变方滋，乱靡有定，楚军之起，时盛时衰，金陵未破，遽尔编纂巨册，如方略馆臣之例，微嫌标揭之过高，亦觉作计之太早。今书局已开，碍难停止。敝处惟塔、罗、李、萧、胡诸公死事，曾各有一疏，表其苾绩，行当抄寄尊处。此外无可搜采，伏希鉴亮。

九舍弟于前月十五到皖，二十四日令其进兵巢县，以次攻剿和、含。若能得手，可断庐州之接应，助多军之声援。庐城附近贼垒均已攻破，歼毙三千余人，投诚遣散者近四千人。惟城垣坚大，群贼死守，尚难速下。

左军攻克遂安，即进常山水南，剿办颇为得手。绩溪大股复围遂城，其意欲牵制左军后路，即乘势由婺源、白沙关等处，阑入德兴、乐平。又有另股窜至祁门、历口，亦恐其图犯景德。幸两路均经堵住，江西边境暂称安谧。然左帅兵不满万，奏调蒋芑泉一军，又难迅速赶到，殊深忧灼耳。

复王霞轩太守 同治元年三月十二日

屡窃非分，骤跻参政，以累辞节制四省未克如请，不便再渎。才力之短绌如此，时事之艰难如彼，相知如阁下，当亦代为忧惧，不宜更加奖饰也。

左军攻克遂安，已进常山、璞石，机势颇顺。另股贼由绩溪来围遂安，据生擒贼供，将由婺源、白沙关等处上犯德兴、乐平。石、太之贼窜至祁门、历口，祁防固极吃紧，休、歙亦为震动。幸东路经左部与凯军堵住，西路历口之贼闻大队甫至而即退，景德镇得保无恙。江省边防不至决裂，至以为慰！

洋人传教一案，一时虽快人心，难保不别生枝节。其真正洋人与汉奸影射附托之辈，必须一一剖析，庶是非易辨而衅端可弭，不至动生疑骇也。

复彭珊生孝廉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顷得春初还云，称誉过盛，竦然增愧。

阁下拳拳次青，具征金石不渝之谊。弟于次青结契甚深，初不减于阁下。前岁被参之后，始作《小桃源记》，径自回籍，犹可曲谅。厥后脱卸未清，遽尔赴浙，则乖睽深矣。顷于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复奏，仍参革职。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书，反复追维，耿耿不安。自问平生不多负人，与次青许与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参革，仆固寡恩，渠亦违义。今夙缘已尽，无颜再合。渠果发愤为雄，誓洒此耻，或遂切实建立事功，则虽默伤乎私谊，犹将裨益于公家。若更浮沉，不图自立，则非鄙人所敢知也。

尊议借助洋船一节，上海自去冬以来，借洋兵协同防守，尚获倖完。敝处东援之师，由沪上雇轮船来接，分作三批下驶。李少荃督带头批初八开船，初十即已抵沪。事属创行，良足称快。惟苏、浙逆氛连成一片，批亢捣虚，无从下手。吴中营务废弛已久，兵勇五万余人狃于骄惰积习，毫不能用，断非一时所能整顿。敝军跋涉远行，亦不能遽求速效。廓清之期，未知何日。

鲍春霆围攻青阳，历四月之久，始于本月十六日克复。多将军攻破庐州附